

东周列国志

第十一卷
函十六册

序

傳之為言傳也所以轉轉書書言人

以詔於後世也志之為言記也

所以記載善惡為後之法戒也

音取

然則稗官野乘雖正史之支流

而是非邪正褒貶予奪其立法

而垂戒者亦必隱然自見於載

音如

筆之下非僅操觚染翰爲附贅

音由

懸疣之論已也麟經而後世無

善史龍門以曠世逸才發憤著

書上起軒轅下終漢武觀其自

序實有上繼春秋之意故體裁

序事爲諸史之冠其後若孟堅

音積

之整密蔚宗之典贍猶未免踏

音博

駁之譏至於陳壽帝魏而寇蜀

兩晉駢四而儷六荒蕪雜穢毀

善失真卽歐陽修之新唐書事

增於前文省於舊亦終不知五

代史之褒貶謹嚴猶爲得春秋
之法况宋_遼金元而下濫漫紛
沓莫可究詰者哉夫史爲傳之
母而傳爲史之子作史者無傳
信之文卽演之爲傳亦不過旁
羅小說摺摭成書事旣雜以荒

摺摭同摭摭同職

唐文亦多其附會此何異封神
水滸自幻蜃樓夷堅齊諧徒詳
怪物者乎故余謂志傳之作自
盤古以迄宋明總不若東周列
國爲傳信而可徵也夫列國之
事其始備於春秋左傳而其後

詳於國策史記孔子以不得已
之心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
權一筆一削悉本至公後之人
非可意爲論斷卽戰國司馬之
文或詞簡而義深或事該而語
括敷陳演繹夫費心裁使非兼

有三長恐亦頭白汗青而莫下
矣獨是敷文敘事雖取許明微
傳引經莫窮體要其間治亂興
衰之由善惡邪正之辨必不暇
大書特書倣春秋之義例唯評
者顯微而闡幽則聖人立法垂

戒之意昭然若揭於後世列國
批評近有數家而惟蔡君爲最
蓋諸家評語或繁或簡簡則達
心言畧撮舉大要而閱者無以
攷其詳繁則多事談諧僅資游
談而正義或反因以晦蔡君之

評論必據經語必誅意既不背
於微顯志晦之文卽於宣聖之
筆削亦無不共相印合是雖不

讀春秋左國史記諸書而得窺
此編其於春秋戰國間興衰治
亂善惡邪正無不瞭然在目矣

豈非諸家之翹楚也乎第其評
語槩列於前先斷後案未免目
眩予於己未夏初署理松江府
篆政事之暇偶閱是書爰不揣
固陋妄爲改訂訛者正之繁者
芟之庶披讀之下開卷了然聞

亦竊附管蠡之見以補原評之
所不及土壤細流共成高深庶
斯志也不僅爲稗野之史而實
爲經世之書也夫

旨

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月繡谷

胡宗文題

序

書之名亡慮數十百種而究其實不過經與
史二者而已經所以載道史所以紀事者也
六經開其源後人踵增焉訓誡論議考辨之
屬皆經之屬也鑑記紀傳敘誌之屬皆史之
屬也顧六經者聖人之書也言體必有用言
用必有體易與禮樂經中之經也而事亦紀

焉詩書春秋經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後人
才識淺短遂不得不岐而二之三之斯不能
不有所展故高談名理者常絀於博識之士

自見

而自矜該洽者其是非或謬於聖人顧理無
二致故言道之書雖是不乏著究其精者亦
不過恢張餘蘊僅可作佐翼註疏其卑者糟
粕唾餘而已若稍肆焉則穿鑿傳會破碎支

離之弊出矣至於事則不然日異月新千態
萬狀非聖人已然之書所能盡也故經不能
以有所益而史則日以多夫史固盛衰成敗
廢興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
也理不可見依事而彰而事莫備於史天道
之感召人事之報施智愚忠佞賢奸之辨皆
於是乎取之則史者可以翼經以爲用亦可

謂兼經以立體者也。自制舉藝出而經學遂
溷然帖括。家以場屋功令故。猶知誦其章句。
至於史學。其書既浩。篇文復簡奧。又無與於
進取之途。故專門名家者。代不數人。學士大
夫。則多廢焉。置之櫛一展卷。率爲睡魔作引
耳。至於後進初學之士。若強以讀史。則不免
頭岑岑目森森。直苦海視之矣。春秋三傳左